

# 老树上的苹果

● 同学温

终于有一天，天阴了，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天地间一片银白，就连小苹果也被穿上了银色衣裳。这下，野地里的那些小鸟可就惨了，它们很长时间找不到食物，眼看生命就要受到威胁了。就在此时，它们发现了小苹果，立刻你一口我一口地啄食起来。小苹果激动地流下泪来：“小鸟，小鸟，想不到我又酸又涩的小苹果还会在这时救你们一命！”老树听了，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体现出你生命价值的方式有许多种，为什么总要在一条道上走道死呢？是的，那许多色香味美的苹果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可它们得到的也仅仅是人们的一句评价。而你呢？在小鸟最困难的时候救了它们，你说，谁的价值更大呢？是的，孩子，你长得不好看，味道也不好，但经过你的坚持，你的努力，终于在严冬体现了你——一个不起眼的小苹果的生命价值，你说，你长得值不值呢？”

银色花  
第 498 期

同时，也发现那些被遗弃在树上的苹果。于是，其它被遗弃的苹果又被人们摘了回去，还是剩下小苹果。是它长在高高的树尖上吗？不是，人们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它；是它长得人们看不见吗？也不是，有好几次人们就在它的脸上碰过。可是，人们还是没有动它。小苹果越发起悲凉来：“难道，我真的没用了吗？”它真想从老树身上落下去，用泥土把自己深深地埋起来。就在小苹果挣扎着要落下去时，老树用严厉的口气对它说：“孩子，你本身就生长在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里，你长得小，颜色难看，都是你不努力的结果。现在，既然这样了，就不要着急，一定要把你的作用发挥出来！”小苹果接受了老树的批评，在树上耐心地等着。

树叶落光了，接树叶的人们走了。小苹果孤零零地呆在树上。修剪树枝的人们来了，也没动小苹果，而是拿出又红又大的苹果来吃。小苹果难过地哭了。

正是老树给了小苹果一果一果的鼓励，才使它紧紧地接着老树母亲，直到地里风没了一个得意。风里夹着沙扬着土，柳树长长的枝条像驱赶人的鞭子，在空中僵硬地乱舞。“咚咚——咚咚——”天空中突然传来打雷声。

冬天咋还打雷？许是哪儿放炮吧。

有什么不可能呢？细菌都在不停变异，老天就不能玩个新鲜的？两人开着玩笑，从我身边走过。

“咚咚——咚咚——嘎”又一阵雷声。

它长得又小又瘦；抱怨自己周围的枝叶太密，遮住了阳光，使它长得又青又难看。正因为自己的不起眼，才被人们遗弃在树上，倍受凄凉之苦。这时，老树说话了：“孩子，不要悲伤，你总会有用的。”“哼！有用！可得到什么时候呢？来年？做下一代的肥料吧！”小苹果悲观地想。

西风紧，一夜之间，树叶落了。昨日还繁茂的树上今日一下子稀疏起来。“哈，还有跟我命运相同的呢！”小苹果看着周围树上被遗弃的其它苹果，心里一下子平衡了许多。

领着男人开始“折腾”。她常说，你地里，接树叶的人多了起来。人们在把地上的树叶捡起

班，认识人多，帮我介绍几个县里领导吧。花几块都无所谓。丑丑话题一转，说到了孩子身上。

望着丑丑热切的眼睛，我不好拒绝她，答应看看，有消息给她回电话。

过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有给丑丑回电话，一来我没有那个能力，二来我真的不希望丑丑那样做。丑丑的孩子初中都没有毕业，什么机关能胜任得了呢？

严冬的一天在街上碰见丑丑，她高兴地告诉我，孩子上班了，在市委机关。而后又神秘地举起一个手指头，花了这个数呢。

我没有问丑丑是花了一千还是一万，或许更多，知道那么多，有什么意思呢？

总算是遂了我的心愿。丑丑春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季节。果园里，人们将熟透了的苹果采摘下来，运了回去。一棵老苹果树上，有一个小苹果正嗟叹不已。它抱怨老树没有给它足够的养分，使它有了帮手，领着男人开始“折腾”。她常说，你地里，接树叶的人多了起来。人们在把地上的树叶捡起

丑丑是我的儿时伙伴。她并不丑。细看起来，大大的眼睛倒有几分灵气。尤其是这几年，丑丑干得不错，从卖服装、卖菜、代销鞭炮年画、支水果摊子……一步一步，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现在丑丑在城里开了大超市，有了小汽车大洋房，最近听说她还要开家连锁店。在街上也碰到丑丑几次，但大家都忙忙碌碌，打声招呼就过去了。

不想有一天，丑丑打电话说要来我家，叫我在家等她。没多一会儿，丑丑就来了，大包小包的提了一大堆东西。不等我开口，丑丑先笑了，都是自家超市的，没多少没多少。

自家超市也不是自家地里长的，哪能这样呢？我还是推辞。

她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你別推了，咱们从小玩大的，这点东西算什么？

其实，丑丑家前些年穷得叮当响。她妈是那种憨不憨、傻不傻的，有点毛病的人。她爸老实巴交，每天三件事：低头干活，张嘴吃饭，倒头睡觉。丑丑是独根，女大当嫁时“娶”回一个男人。丑丑结婚后，

# 冬雷阵阵

袁省梅

午饭时临桌的胖子金光辉抢了费罗的半个馒头，小费罗丝毫没有流露出生气的样子，她高兴地对金光辉说：太好了，谢谢。接着她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我打你要把你打服，骂你要把你骂死。当她睁开眼睛时，已经狠狠地将金光辉扑倒在地，并顺势骑在金光辉胖胖的身体上。被压在下面的金光辉付出了血的代价，他抹了一下鼻子发现血流出来，丢人，于是开始了反击。金光辉向上一掀，差点把得意忘形的费罗掀倒，这时高宇宙果断出现，他抱上了金光辉的身体，小拳头像敲鼓似的一通猛打，要不是老师过来拉开，金光辉就会继续吃亏。

5岁的费罗从幼儿园起就与高宇宙和金光辉的关系很铁，主要源于这次打架。对于高宇宙来说，第一次看见女孩子在出手前念念有词的神气劲，他成了费罗的崇拜者，以后什么都听她的，虽然他长费罗3个月。老师这次对胜利者施以罚站，两个小人物罚站时站成笔直的一排，很多孩子看到他俩把手紧紧地拉在一起，一副不服输的样子令人羡慕。金光辉则从此不再招惹费罗，他真的服了，并成为三人战斗小组的成员。金光辉后来从费罗极高的语言天赋中学会了她的两句名言：我们小，爸爸妈妈离开我们快乐不了。我打你要把你打服，骂你要把你骂死。

费罗进出幼儿园是由父母轮流接送的，而夏天过后，高宇宙发现费罗的父亲不再出现，对此费罗也没在意。爸爸在家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看一下费罗就走了。费罗感到什么地方出了错，她问妈妈爸爸为何不在家睡觉，妈妈说爸爸单位工作忙，今后

要住在单位。费罗因此认为爸爸没有时间送自己去幼儿园是出于这个原因，也不再问起爸爸的事。但小小的高宇宙并不放过此事，他曾故作神秘地对费罗说：我妈妈说每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我爱我爸爸。费罗听后白了高宇宙一眼，但她转身走开后又边走边点头，令高宇宙有些摸不着北。

两年以后费罗上一年级，家里开始频繁出现一位叔叔。没过多久，费罗与妈妈就搬到不远处叔叔的家。费罗记得搬家时妈妈说：我们要搬到新家，与那个叔叔成为一家人，同时，你还有两个小过来的弟弟。妈妈还说：你以后要叫他爸爸，他人很好，会很疼你。不思思索的费罗当时就这样回答：高宇宙说过每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我爱我爸爸，他是叔叔。

日子一长，费罗发现母亲对那个男人叫刘宽，弟弟对那个男人叫父亲。我行我素的费罗却一直叫刘宽叔叔，有一点费罗知道，她没有改名也没有改姓，一直叫费罗。当时费罗想得挺直观，我只有一个爸爸，我的爸爸叫费呈祥，他一辈子不理我也是我爸爸，我爱我爸爸。

10岁的费罗得过一次猩红热，因为是传染病，老师根本不让她上学，每天打过针后就在家躺着或自己玩。刚病那三天很难受，因咽喉红肿而疼痛难奈，还发烧不止，鲜红色的点状斑疹在身上弥漫。因当时病人多，医院没有床位，叔叔只好每天背着她去医院打针，回来后口服些药，躺在床上休息。第一天夜里费罗就躺

在床上喊：爸爸，爸爸，把你的手给我。费罗真的握住了爸爸的手，这一夜她睡得很香。早晨醒来时费罗发现握着的手变成了叔叔粗糙的大手，她马上将那大手甩开，也将厌恶的情绪甩给刘宽，尽管费罗看到眼睛里布满血丝的叔叔憨厚地笑着走近正在做早饭的妈妈。

这之后费罗感到更加失望，爸爸看来真的在家里消失了。漫无目的的行走成了费罗的惟一爱好，她每天放学后就在教室迅速写完作业，然后与高宇宙、金光辉那天晚上刘宽外出骑车回来，在离家不远的胡同里掉进下水井，那口井很深，他的左膝盖没能躲开坚硬的水泥管道，粉碎性骨折的腕骨同时也少了一些骨头的碎片。虽然左边的小腿保住了，但几次手术都无法拟补残缺的部分，叔叔成了左手拄着单拐的瘸子。与此同时，叔叔得到的另一个沉重打击，丧失工作能力后被迫下岗，这一变故失去右腿一样残酷。

由于不是公伤，妈妈多次找下水井的主管部门讨说法，无人问津。高额的医疗费始终没有解决，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刘宽且没有失望，还规劝妻子说：不要找了，不怪人家，都是我自已不小心，只要我能动，一切都会好起来。

费罗听到此话有些不屑一顾，还不时在家人面前流露出得意的表情。母亲对费罗的冷漠除了摇头所有人的意料，费罗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从不复习功课，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

费罗讲究吃穿是从初中时开始的。从内心讲，成绩优秀并不是自己的资本，但费罗有机会就当着刘宽的面向妈妈要新衣新鞋，全然不顾刘宽和那个弟弟想什么。费罗所享有的快感，是每次接新衣服或新鞋子时的得意，和来自弟弟复杂的眼神。在费罗看来，自己只要一切都是应该的，活该你们要养着我。这种阴暗的心理对费罗本身来讲是光明的，每次满足或得逞都是一次光荣的胜利。

在走进大学的前一年，费罗的家里出了大事，叔叔的腿断了。

# 费罗和她的叔叔

● 无哲